

最近要去歐洲旅行，她有封信給方謙光，麻煩您代轉。吳曉鈴有住在印度的老朋友--楊允元，現在東海歷史研究所任客座教授，已經來東海兩年了，可能還有一年，就要回美國去。您的老朋友楊承祖教授，早就離開東海去台大了，他今年休假，每星期都要從台北坐飛機到高雄新成立的中山大學去教書。他的住址是：台北市溫州街 16 巷 1 號 4 樓。

我在東海大學服務了 20 多年，很喜歡這個優美而富於人情味的環境。我大概不會離開東海了。問候您的夫人和公子。

方師鐸 06,12,1982.

第一封家書

方謙光

記得小時候爺教我念過一首杜甫的詩：「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」

因為那個時候我太小，還無法理解詩中的全部涵義。

我出生于 1940 年，那正是烽火連天的年代，爸爸遠在雲南，六個月大的時候，媽媽把我從揚州帶到北京，交給爺爺奶奶撫養。據說在我四歲的時候，媽媽從雲南回北京看過我一次，可惜那時我還不大記事。有關爸爸和媽媽的印象，全憑爺爺和奶奶向我的述說。他們告訴我爸爸和媽媽是在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，也就是 1946 年，跟隨爸爸的老師魏建功先生去了台灣。另外，爸爸還有一位最要好的學友--吳曉鈴。這就是我所能知道的有關爸爸和媽媽的全部。

1960 年爺爺和奶奶相繼去世，可爸爸媽媽的影子卻總是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，不知他們現在在哪裡？他們到底是什麼樣子？今生今世還能否相見？

1972 年我的長子方巍已經四歲了，一次他突然向我問起他的爺爺奶奶，這深深地觸痛了我的心，一時間不知應作怎樣的回答。夜不能寐，寫下了這首名叫<無知>的小詩：

無知小方巍，昂首問父母，我家無祖父，阿爸從何出？

哽咽對無語，難言心頭苦，舉目望雙親，可知在何處？

到了「文革」後期，我從報紙上看到了魏建功先生的名字，得知魏建功先生當時就任北京大學副校長，這一消息使我喜出望外，似乎找到了一條可以打聽到父母信息的一線希望。于是我就試探著給魏建功先生寫了封信，竟然很快地收到魏建功先生的回信，並約我去北大和他見面詳談。這對我來說也真算是一封喜信，終於有望得到一絲有關父母的消息了。

我帶著小兒方巍如約來到北大魏建功先生家。魏先生的家人告訴我說：「魏先生很忙，只有在中午才可能有一點時間，如果要談什麼，一切都要簡短」。當時魏建功先生是文革時期的文、史、哲三大顧問之中的文學顧問(歷史顧問是周一良，哲學顧問是馮友蘭)。

我一直耐心地等待著，快到中午時分才見到了魏先生。我先叫小兒方巍給魏先生行禮，方巍規規矩矩地給魏先生磕了三個頭，我呈上了我所寫的<無知>小詩。我就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我的來意。魏先生見了方巍和這首<無知>小詩後，低頭不語，沉思良久。爲了緩和氣氛，魏先生問起我個人的情況，我沒有正面回答，只是向這位當時的文學泰斗，我父親的老師，背誦了一段李密的<陳情表>：

祖母愍臣孤弱，躬親撫養，零丁孤苦，至于成立，既無伯叔，終鮮兄弟，門衰祚薄，晚有兒媳，外無綦功強近之親，內無應門五尺之童，熒熒子立，形影相吊。

魏先生聽後不禁失聲，老淚縱橫，于是提筆修書寫了一封信，叫我去找我父親的好友吳曉鈴先生。魏先生告訴我，吳先生能幫助我找到父親。

我叩謝魏建功先生之後，持魏先生的親筆書信見到吳曉鈴先生。當時吳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學部委員，文革後落實政策，剛剛回京不久。吳曉鈴先生與我父母親交情甚厚，待我有如自家兒女，不但十分詳細地給我介紹了爸媽過去的情況和他們的同窗之誼，還想盡辦法打聽我爸媽在台灣的情況。

一直到「文革」以後，中美建交，大陸逐步開放，學術界人士也逐漸有了交往。在 1981 年 8 月，吳先生接待東海大學的美籍教師梅維恒先生。梅維恒先生雖是金髮碧眼的典型「老外」，但能說一口流利的京味漢語，吳先生感到很驚奇，便問：「梅先生的漢語如此流利，是在哪裡學的？」梅先生回答：「是在台灣」。吳先生又問：「師從何人？」梅先生答：「東海大學的方師鐸教授」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。沒想到竟然有這樣的巧事兒。吳先生當即把我的情況告訴梅先生，並請梅先生回美國後，把我的情況轉告我的父母。

事隔半年左右，梅維恒先生再次來北京，我在吳先生家見到了梅維恒先生。由於當時兩岸關係問題，從北京還不能夠直接寄信到台灣，要從第三國或地區轉寄。梅先生很理解我的思親之情，當即表示願意幫我轉寄家書。

剛剛開放不久的大陸，「文革--十年浩劫」的陰影還是令人心有餘悸，這第一封家書究竟應當怎麼寫？千言萬語我一時不知應如何說起，幾經思考，寫了一篇韻文叫做〈憶〉，經吳先生閱後，認為沒有什麼不妥，略易數字後，托梅先生經美國寄到台灣，寄到我父親的手裡(見原文影印)，同時附了上幾張照片。

梅先生把我的信帶去了之後，我差不多天天盼著回信，終於，到了 1982 年 10 月，我收到媽媽給我的第一封信。這是我有生以來得到的第一封家書(見原文影印)，令人悲喜交集。我連夜給媽媽寫了回信(見原文)。

自此才算溝通了海峽兩岸親人隔斷多年的音信。當時每能通一封信都很不容易，有時通過香港、有時通過日本、有時通過美國。雖然只相隔一個窄窄的海峽，可一封信有時竟要繞過半個地球。此時，我重讀杜甫的那首詩，才真正地體會到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」的含義。

2001 年 6 月 2 日于北京 方謙光